

我是一条绿光闪闪的小青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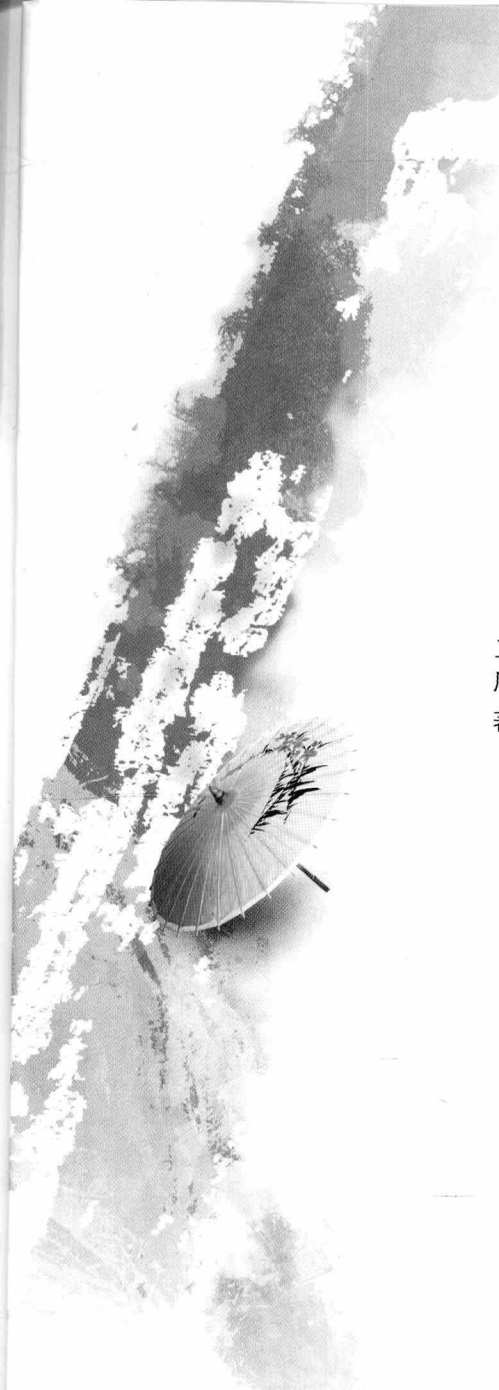
我历经凡间烟火，吃遍人间百味；我游戏红尘，遭遇传说中的爱情。
咳咳，这爱情的滋味儿……咋有苦有辣、又酸又甜呢？

青蛇

QING SHE 卫风◎著



朝華出版社



青蛭

卫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蛇/卫风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11
ISBN 978 - 7 - 5054 - 1980 - 3

I. 青… II. 卫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3149 号

青 蛇

作 者 卫 风

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
责任编辑 王 磊
特约编辑 古月珊
责任印制 张文东
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联系版权 j - yn@ 163. com
网 址 www. mgpublishers. com
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 字 数 150 千字
印 张 15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装 别 平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980 - 3
定 价 20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第一章 我是一条蛇 001

我有一个表姐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扮靓，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，勾得一群色坯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。

第二章 表姐进宫选秀 006

我漱过口，“唉，做妖原本比做人可还要辛苦，怎么能不好好用功？像你们这么偷懒又臭美又爱斗气的，做妖也做不出门道来。”

第三章 谁动了我的袋子 018

我有些歉疚地捧着腮发呆，但绝不是感叹什么人心不古。
我在悼念我可怜的小袋子啊，青师叔留给我的重要纪念品啊！到底哪里去了呢？

第四章 一探王府 027

我心情大好，袋子终于有了线索。现在我连别人坐着我站着、别人吃喝我看着的气愤都抛诸脑后了。

第五章 二探王府 037

六王爷……向我粲然一笑……我忽然想到一个很奇怪的词儿：活色生香。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，六宫……打住打住，现在可不是沉溺美色的时候。

第六章 臭弹皇帝 047

我一头栽在床上，欲哭无泪。师傅啊师傅，你常说的那话，徒儿现在才明白话中真意。
人算，不如天算。这日子没法儿过了。

第七章 死遁与交换 058

可惜天不从人愿，我正嘀咕着，外面一声喊：“皇上驾到——”
满屋女人登时花容失色，吓晕者有之，吓跑者有之，吓得两腿哆嗦尚未晕又跑不动的占了大多数。

第八章 与美男相处的日子 069

这地方多冷！我当时一时冲动，答应了六王爷，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。
人家要的是一个万能保镖，可不是一个只会在冬天睡大觉的懒蛇啊。

第九章 找麻烦的来了 079

果然生命在于运动。不运动的生命是不健康的,是不快乐的,是不完整的……赶明儿多来几个找碴的后宫娘娘,我这一天三顿的娱乐就有着落了。

第十章 被暗算了 090

玉苻他……他还要继续当他的替身皇帝,那可够危险的啊。
我要是走了,刺客下次再来,他靠谁呢?

第十一章 养 伤 101

我石化了。玉苻那个表情,那个动作,那个神态,那……不行,突然觉得脸烫烫的,鼻腔热热的。

第十二章 绮思妙想 112

一弄清楚我现在的处境,鼻子又不受控制地燥热起来!我慌手慌脚想将玉苻推开,可是为时已晚,我的鼻血很鲜明地喷到了他的前襟上。

第十三章 爱的表白 123

《爱的表白II》说,那就是现在失恋;不说,那就等着将来失恋。
我为什么这么苦命啊,刚想开始恋爱……就遇到这样的不幸啊……

第十四章 我是一个妖 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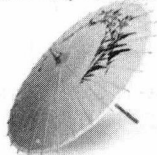
我两只手绞在一起,不太好意思抬头看他的脸。玉苻的声音很温柔,笑容也很温柔,暖暖的像一潭水,似乎可以将人融化掉。

第十五章 陷 阱 143

我认为清静寡欲的师傅,也会和二郎神那样声名狼藉的神将有私……我发现我白白活了这么多年,却好像什么也不知道,什么也不认识。

第十六章 养 伤 154

果然这个感情问题很复杂。谈个情说个爱,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就结下仇了。



第十七章 画像 163

我坐着看他，他站着看画。过了半晌，还是我先沉不住气了。我的优点长处里从来就没有耐心这一项。

第十八章 移魂 174

法术是成功了……只是结果出了点偏差。玉苻的魂魄倒是正好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了，可是，我，我却和玉苻那个万恶的哥哥互相调换了！

第十九章 混乱的状态 185

天字这东东，闻名已久，却还从来没见过呢……听说这里杀人手法多多，酷刑更是不计其数，……实在是当世奇观，不观后悔啊。

第二十章 女婿见师傅 196

我正要下桥，突然间停住了脚步。一只黑色的大猎狗卧在大门口，正懒洋洋地晃着尾巴。

这不是二郎神的哮天犬吗？它在，那它主人也在了？

第二十一章 快乐的大结局 207

玉苻……什么时候学会甜言蜜语了啊，我真的有种手足无力招架不住的感觉。难道跟着花花公子杨戬，说情话写情书的本事也一起学到了？

番外一 很久以后 215

番外二 哮天犬的家居生活 219

番外三 前缘 223

番外四 忽然有一天 227

番外五 孵蛋 232

第一章 我是一条蛇

我有一个表姐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扮靓，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，勾得一群色坯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。



我是一条蛇，青色的，全长不详，腰围不详，嘴里有多少颗牙……咳，这属于蛇的隐私，不可以在这么大庭广众的地方说。

我有毒。问我有什么毒？蛇身上的当然是蛇毒了。

问我长什么模样？嗯，这个问题很深奥，见仁见智。做蛇的时候我是一条美女蛇，芳名远播，扔进一万条蛇里，仍然绿光闪闪不容忽视。做人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长相一般，身材一般，智力一般，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。

要说我漫长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，那可就一言难尽，说来话长了。

按时间数，第一件是我出壳之前险些被别的蛇叼去吃掉。当然这事儿我不记得，是后来别的蛇告诉我的。

第二件是我刚出壳就差点被一只雉鸡吃掉，还多亏了蝮蛇大哥挺身而出才幸免于难。当然这事我也不记得，是蝮蛇大哥成天提醒着我要记得它的救命之恩，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。

……以下省略一万零四百九十二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之后，来说第一件不能省略的大事儿。

大概在两岁的时候，我拜了一位师傅，开始修气练道。

我师傅很有名，她叫白素贞，做蛇是美女蛇，做人是绝代佳人，名传千古。不过她有个小毛病，眼神儿很不好，从她后来选男人的眼光就能看出来。后来我师傅给我领回一个师叔，和我一样是青蛇。她的脾气暴躁得简直不像一条蛇，动辄喊打喊杀，任性得很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一条性阴冷血的蛇，干吗变成人之后就这么热血沸腾了呢？

因为她叫小青，所以我就不能叫小青了。师傅想了想，给我起名叫翠儿。幸好不叫翠花，不然我一定要将身体绞成一根麻花以示抗议。

再来说第二件不能省略的大事儿。

修炼了大概有两三百年的时候，我师傅给我找了件法宝，是面亮晶晶的铜镜。镜子的来历师傅也说不清，总之是从一个作恶多端的石鱼精那里抢来的。那条鱼杀人杀蛇无数，水府里藏了无数的珍藏品，从凡人女子穿的肚兜直到太上老君兜率宫里掉下来的泥疙瘩，它样样当成宝一样藏着。这面镜子是师傅打败了石鱼精之后抢来的。我看来去看去没看出什么特别，问师傅为什么单挑了这一样东西送我。师傅的回答很妙，虽然不知道这东西价值几何，但首先是样古董。第二呢，雌蛇也好，以后蜕化成人也好，镜子总是件用得着的东西。第三点最重要，师傅说石鱼精将这个镜子藏得最深，可见这东西一定很值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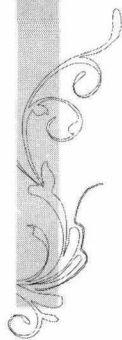
师傅说话总这么有道理，而且一说就是长篇大论。我后来琢磨着，她和我那个倒霉师公许仙为什么走到一起去的？因为两人有共同爱好——说废话。

第三件绝对的、肯定的、必须的值得纪念的事情是我在修道了四百年蜕了一次皮之后，变成人形了。

师傅很是奇怪，捡起我蜕下的皮看了半天，又捏着我的脸看了半天，纳闷地说：“明明是条美蛇，怎么变成人之后这长相倒次了？”

顿了一下又说：“你不是冒充的吧？真是翠儿吗？”





我说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蛇不用美，有牙就行。”

师傅点头嘉许，说我务实，比我那个整天用凤仙花汁儿染指甲的师叔小青强多了。

后来的事儿就不怎么值得记了，比如我认识了黑白无常，闲了帮他们跑来跑去打打下手；救过一些人，蒙几位仙长青眼有加赐了些丹药和几本修炼秘本；送一个小鬼儿去投胎时认识了孟婆姐姐，她闺名孟荷，但是地位超然，后来大家都喊她孟婆，却被以讹传讹让人以为她是老太婆；再后来还认识了秦广王、镇狱王、陆判官，还有钟馗大叔他们，一边修炼一边见世面。再后来，我师傅她打着报恩的旗号去结婚，老公姓许，先前是个书呆子，后来行医，我青师叔很无聊，所以跟着师傅一起去，充个丫环，当个跑腿儿，其实她是为了到人间混日子见世面吃好的去。师傅问我去不去，我想了想，没去。

结果没想到那一别就是几百年，师傅后来成了个半仙，青师叔在南海观音的紫竹林住着，修身养性学佛去了。

谁？啊，你问许仙哪儿去了？我也问过我师傅，她说，离，婚，了……
嗯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了没有？

我经过的朝代有唐宋元明清，这是能记得的，乱七八糟记不清的就更多了，后来翻一翻人间的历史书，敢情他们也只记得这几个，那我不算太离谱了。连以记仇出名的凡人都记不全的事儿，我一条小蛇记得这么清楚干吗？又不是我们蛇家的族历族谱。

这几个朝代之前的，我没见过不清楚。这之后的，我不太喜欢，有点儿乱，而且人越来越精明了，弄出许多以前只有我们靠法术才能做得到的东西和事情。比如以前飞行的时候，只要当心别撞山、别碰着鸟雀就行了。现在呢，得防雷达、防飞机、防摩天大楼、防卫星偷拍、防红外线、防天文望远镜、防……所以后来我也学聪明了，自己驾云飞行又冷又费劲儿，我大可以变张飞机票去坐飞机，吃玩玩睡睡，一觉醒来已经到地方了，多省事。

还有吃的，现在的人真会享受，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无一不精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洋快餐，叫肯德“鸡”的。要说我们蛇当然是很爱吃鸡的，从过

去到现在，红烧、白斩、清炖、风干、炒煎、溜调拌……外国的人倒会琢磨，包上面包屑炸。

我最喜欢吃鸡翅，到肯德基里一坐，要个十对二十对的慢慢啃。

吃完了用纸巾擦擦嘴，再拿出我的小铜镜来照照，嗯，不错。

就是四周人的眼光太讨厌了。干吗老盯着我看？没见过爱吃鸡翅的？

现代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我很好学，学会了驾驶、英语、上网、玩游戏、聊QQ，最近在学习用MSN，因为我交上了国外的网友，QQ满足不了需求了，要不是我一个远得不能再远的表姐有事找我帮忙，我玩得别提多开心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这表姐不喜欢现代生活，她怀旧，所以从地府的回溯泉回到了几百年前，还在古代慢慢悠悠地过日子。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扮靓，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气袭人，勾得一群色坯晕晕乎乎不知东南西北。

她是个狐狸精，我就喊她表姐。她老改名，今天叫貂蝉明天叫师师，几天没见就改一个。有时候我很奇怪，我是条蛇，可是为什么却管一只狐狸叫表姐呢？横看竖看我们也扯不上亲戚。从现代的遗传学角度来看，更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这种表亲关系着实不可靠。不过比我们这个更稀奇的还有，我挚交好友百花仙子的表弟还是东海小白龙的小舅子的二表哥呢。这种关系你不能细问，转的弯儿比我蜕皮的次数都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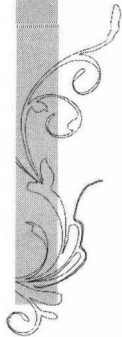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表姐找我，却是为了教训她的对头。

她的冤家老对头是个锦貂精，也是个爱臭美爱改名字的。我表姐去哪儿她去哪儿，总要和她分高低胜败不可。

表姐和她打过赌，比试的时候不许用任何法术，就斗魅力，愿赌服输，不服呢就下次再来，出阴招儿使暗算耍法术的不算本事！但是锦貂精有个妹妹跟着，表姐双拳难敌四手，已经输了好几次了，这次死活要我去帮忙。

和表姐见面之后，我理所当然就是当个丫头，表姐端端正正的，扮的是位大家小姐。可是关起门来再看，我规规矩矩坐在窗户下面把玩很久没用过的绣花架子，表姐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



“那个女人好阴险，其实我才是赢家，可是我变化的那个身体死得早呀，结果夫人还是被她当去了。没当上夫人，我就成了输招儿的。呜，谁知道身体弱有这么多坏处呢，本来我还想着娇弱堪怜，一定更引男人疼爱，结果引是引了，可我就没撑得到后来，什么都白搭了……呜呜，翠儿啊，表姐我好命苦……”

我正飞针引线绣一朵牡丹花儿，要说我的针线活儿做得那可不是一个好字能说得尽的，当年在西湖湖底，我用松刺为针，藕丝为线，白荷为缎，给师傅做的那件荷叶领儿宽边儿裙，上系兰绦，下垂璎珞，师傅就是穿那身衣服去见的许仙，当场将那没见过世面的书呆子给迷得半死。

“呜，后来的人都为我抱不平，说我明明就比那个锦貂精强，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，我输了就是输了，虽然宝玉他后来为我出家做了和尚，可我就是没嫁成他，没当成名正言顺的宝二奶奶……让那个死锦貂精占去了名分……”

我一愣，针尖狠狠地在指头上扎了一下。

宝玉？宝二奶奶？

“表姐，你上回变的人……不会是叫林黛玉吧？”

表姐眼一亮，“咦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我大惊，“那锦貂精变的，是叫薛宝钗？”

表姐一拍手跳起身来，“就是就是，你听谁说的？”

我苦笑，这还用听谁说？在书店里随便翻本红楼梦就看到了呀。没想到表姐斗起气来这么投入，斗得如此缠绵悱恻荡气回肠，我还一直以为她只是玩玩而已呢。

不过表姐沮丧了一会儿又笑起来，“哼，不管怎么说，上次我赢得可是绝顶漂亮，她输得一句话也没有。”

我看看她，“你上次又叫啥？没准我听说过。”

表姐的头一昂，漂亮修长的颈项雪白如练，“我上次叫卫子夫，她叫陈阿娇。”

第二章 表姐进宫选秀

我漱过口，「唉，做妖原本比做人可还要辛苦，怎么能不好好用功？像你们这么偷懒又臭美又爱斗气的，做妖也做不出门道来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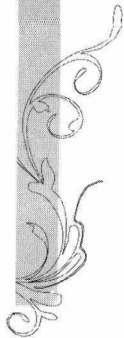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一次的朝代不见诸书，国名蓟，泱泱大国中原称雄。表姐和锦貂精打的赌，就是要当这一朝这一代皇帝的皇后。

表姐现在是侍郎千金，名叫木兰，我是丫头翠儿。锦貂精现在不知道在哪一家里，总之也是青春妙龄，正待进宫备选。

这一日天还没亮，表姐早早地起了身梳妆打扮，穿的衣裳鞋袜都是额定的，总之不会是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。青衣青裙青鞋袜，头上梳个小髻，斜插玉簪，鬓边别一朵时令鲜花。所有的秀女都如此打扮。但是表姐多年的狐媚功夫岂是白费的，头发早用鲜花香露浸得透亮芳香，衣裳妥帖合身，一寸不长一寸不短，腰身处袅娜风流，行步间裙褶如波，抬手则见皓腕如玉，垂首则见刘海似水。脸上素素净净的没施脂粉，只用胭脂浅浅地点了唇。我在一边举着小镜子照她，笑着说：“够美的啦，我要是皇帝，一定马上将你拉上龙床。”

她俏脸晕红，轻啐了我一口。天还没有亮就要动身。她坐着轿一路摇摇晃晃，我坐着小轿跟在后头。起得太早，我歪着头打盹。其实我不觉得我跟



来有什么用，要是表姐请我来和锦貂精斗法，那我是二话没得说，肯定将袖子就上。锦貂精是自己山野里修炼的，跟我完全不能比。我师傅是散仙，师叔在佛门，一帮子兄弟朋友要么有神职在身，要么也是妖霸一方，时光长河如大浪淘沙，没点儿道行的都早早儿地在一波波的天人之战，人妖之战，妖魔之战，仙妖魔人混战时死得差不多了，能剩下来的都是闪闪发光的精华。多了不说，就连我一个很远很远的族兄，还在南美洲当蛇王呢，那势力真不是吹的。锦貂精哪里够格和我斗？一个手指就碾死她。

表姐真够无聊，这种斗气居然斗了那么久，依然兴致勃勃。

我一路打着哈欠，听到外面有人喊：“停轿，落——”

到地方了，我先下轿去，看着前面已经排了一排的车轿，打起轿帘让表姐下了轿，自有宫人来引着我们向里走。一间很大的殿房，地上许多椅子，我扶着表姐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，双目运功四下里看一眼，低头小声说：“没来。”

表姐轻轻点头，抬皓腕，端杯盏，就唇轻轻抿了口茶，真是仪态万方，我见犹怜。

不错不错，不愧她媚狐之名。

秀女不少，不过说话的却不多，大多肃容屏气，垂眼守拙，不搭理旁人，也不受旁人搭理。大家伙儿就这么愣在这里充木桩。我闷得不行，一个接一个地打哈欠。

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玩儿的？这些凡人少女没得选择，被迫来此。表姐倒好，自己削尖了脑袋钻进来和人赌气。

忽然门口香气盈盈，又有人走了进来。

表姐动作一顿，盈盈抬头看向来人。

进来的女子体态美妙，肌肤如雪，秀发云堆，明眸善睐，未语先笑，朝表姐说：“这可不是刘木兰姐姐吗？小妹杨华儿有礼。”

表姐笑意盈盈，“杨妹妹多礼，一路辛苦，快请坐下吧。”

我在一边瞧着，表姐冲我丢个眼色，向那个杨华儿一瞄——这就是表姐的老冤家对头了。

杨华儿身边跟着个丫环，长得颇为清秀。她扫了我一眼，露出高傲的神色来。说是锦貂精的妹妹，原来却不是同族，是只兔子精。我双目一扫即过，低下头去也不说话。

最后一次吃兔肉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好像记不起来了。这只兔子不知道有几百年了，皮糙肉硬筋韧，味道可能不太好。我不是太有胃口。

我撇撇嘴，那边杨华儿身旁的丫环忽然打了个哆嗦。

满屋里全是花季少女，可要论品貌，再没有超过表姐和杨华儿的。

我只觉得无聊，又打个哈欠。要选就选，不选走人，我早饭还没吃呢。

西大街的水晶小笼包，那美味，那汤汁儿，那口感……口水要流下来了。

秀女都编了次号的，表姐是二十九，她扫了我一眼，我在她手心里轻轻写着二十二，这是杨华儿的次号。

表姐想了想，小声说：“她在我之前，别要先声夺人了才好。”

我笑笑，她自己又说：“不怕，我总是要后来居上，肯定压过她。”

有人过来传号，杨华儿站起来，回眸一笑，“刘姐姐，妹妹就先去了。”

表姐笑说：“妹妹快去，别赶不上了。”

两个人都言笑可人，但话里的意思也都辣得很。

这种场面让我闷得难受，向后站了站。忽然左手边一个女子轻轻一声娇呼：“哎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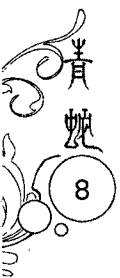
我转头看时，那个女子正扯着袖子看，袖管上被窗上的木钉钩了个口子，极是扎眼。她长得一般，当然和我比那她还是清秀佳人一个。大概是在信息爆炸的现代，美女明星模特儿的看多了，再回来看这些古人，怎么都觉得不够味儿。化妆打扮是远远跟不上的，不过气质都不错，总算能看得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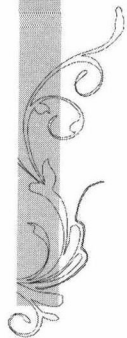
表姐努努嘴，我翻翻白眼。

她倒真伶俐，现在就想着收买人心了。

“这位姑娘，”我含笑招呼，“可伤着了？”

她忙说：“不曾划伤，只是……衣裳破了，却怎么进去……”说着便要





滚下泪来，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我说：“姑娘想是没有带使唤的人来，这却不妨事，我们小姐有多带的一套衣裳，原是早上怕冷备着的，没有用着，姑娘就暂且换上，我看你们身量差不多，想必能穿的。”

她意外至极，又惊又喜，又有些犹豫，“这，这可多谢了。只是，我怎么过意得去……”

表姐站出来，笑得异常温柔，“妹妹别客气，等下选过了，我们大约就要做姐妹了。妹妹一表人才，我见犹怜，定是能留中的，若要为了一件衣裳而丢了机会，再等三年之后，那真是蹉跎年华了。妹妹不用客气，就随翠儿去换过了衣裳来。”

那个女子千恩万谢，和表姐互通姓名。她姓辛名颜，是个四品官的女儿。

我带她到一边的屋子里，躲在屏风后面换衣服。唉，可怜的姑娘，你本来长得也不错，可惜怎么和我表姐还有那个锦貂精扯到一拨人里去了呢？锦貂精和我表姐都是我们那圈子里很有名气的美人了，你也不算丑，可跟她们是没法儿比的。

“嗯，还很合身的。”

辛颜有些不大好意思，脸上红红的，扯扯袖子又拉拉衣角，“这衣料真好……”

“嗯，是江南来的丝料，北地不多见。”我说，“咱们出去吧，别误了姑娘你待选。”

她又不好意思地一笑，我们又回了那间大厅。结果表姐已经进去了，这位辛姑娘倒是没有误时辰，她的号牌还没有叫到。

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表姐，一点儿悬念都没有啊。就算那皇帝是瞎子是太监，我表姐都不会落选的。

我有信心，那么有名的狐狸精表姐，这种小坎儿根本不是问题。

辛颜倒是坐立不安的，我安慰她，“没什么嘛，落选才好。一群女人挤

在一个黄金的鸟笼子里抢一个男人，这还罢了，这美女几年就选一次，后来的肯定比先去的年轻貌美，风水轮流转嘛，谁能风光一辈子？再说……”眼前的人有些心不在焉，我也就闭了嘴。

这就叫人各有志啊，旁人可管不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辛颜进去了。再过一会儿，有个宫女出来，点名叫我。

我跟着她往前走，穿过两条很长的回廊，我表姐正坐在一处敞轩里喝茶。

“过了？”

“那自然。”她笑得一点儿也不含蓄，但是眼珠往旁边一溜，“可惜也有鱼目混珠的入选了。”

锦貂精杨华儿正坐在那边桌旁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谁是鱼目谁是珠，可真是难分难辨啊。”

好冲的酸味儿，离得老远都能闻得着。

我用手扇风，自己拿了一杯茶喝。明明大家都是几百上千年的道行了，可是为什么这么浅薄无聊，有这工夫，多学一门外语多好。我没来这里之前正在学法语，比较难学……

“好了，既然大家都进来了，我们把药分着吃了吧。”表姐从荷包里掏出个小瓶，倒出四粒黑漆漆的药丸托着，眼波流转，莺声呖语，“省得大家斗得太凶惹出麻烦，也免得作弊弄假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药？”

“这是屠碇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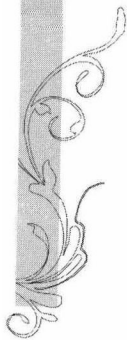
我大小丸药从古至今差不多吃了个遍，可这个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。

杨华儿走到跟前微微一笑，“这药吃了之后一年之内，道行不能任意运用，否则脸上可是会长出黑屠斑，非九日九夜才能消除。这药丸的配方可是上古奇方，灵验得很，想靠自己的修为道行给旁人使绊子占便宜，那可不够。咱们回来谁脸上出了这个斑，就算是谁输，须得出局。”

我心头打了个问号——表姐可没跟我说过这个事。

“翠儿……你不会不帮我的是不是？”表姐露出楚楚可人的眼神，“你看





她们姐妹两个要欺负我一个，你总不能因为怕麻烦就对表姐袖手不管吧。”

这只狐狸！不能用妖力，对我来说生活简直就没法儿过，不能穿墙，不能读心，不能幻化，不能使搬运术……这日子可有多么不方便？没妖力对我来说就像是现代人没有了电力一样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就算没遇到什么危险，闷也闷得死人。

“翠儿……”表姐开始发嗲。

杨华儿在一旁掩面而笑，“哎哟，看来姐姐的妹妹，和姐姐心可不齐呢。要我说，不吃便不吃，认输就好了，我这人一向宽大得很，不会追着你非分个胜负不可的，姐姐不用怕难为情。”

这女人说话真难听。我横了她一眼，从表姐手里拿出一粒药来，在手里掂了掂，仰头就吃了下去了。

这药有些甜丝丝的，很像百草霜的味儿，也不难吃，吃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

杨华儿哼了一声，和她身边的那个兔子精一人也拿了一粒吃了，表姐也吃了一粒。

“好，那咱们就等着好消息来吧。”

我咂咂嘴，这药丸跟润喉糖似的，真有表姐说的那么灵验吗？我怎么觉得这药和我师傅以前给我吃的一种百草丸味道差不多呢。

这会儿又有两个女子进来了，我一抬头。一个也是个美人，走路似弱柳扶风，大有西子捧心之态。另一个就是那位刚才说过话的辛姑娘辛颜，两个人脸上都有些喜色，也有些不安。能进这间屋子的，都是已经入选的，看来她们也是中选了。

几位世家小姐互相点头致意，并不亲热，也未显得不和气。从进了这个门开始，她们可就是竞争对手了。要拼命将对方踩倒，让自己爬上去。我跟师傅在一起的时候，这种事虽然没见多可是听得却不少。表姐她们眼神闪烁，斗志昂扬，我可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。不能使用法力，好吃的东西哪里去找？衣服谁来洗？也看不透凡人的心思，我就好像被打断了腿拔去了牙的老虎……

不一会儿有人进来颁旨，所有中选的美人今天都不能离宫，一应所需物